

基辛格

马文·卡尔布 伯纳德·卡尔布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基 辛 格

〔美〕马 文·卡尔布 著
伯纳德·卡尔布

齐 沛 合 译

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Marvin Kalb and Bernard Kalb

KISSINGER

Little, Brown & Company, U.S.A., 1974

根据美国利特尔—布朗公司 1974 年版译出

基 辛 格

(上)

〔美〕马 文·卡尔布 著
伯纳德·卡尔布

齐 沛 合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240,000 字

1975 年 3 月第 1 版 197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68 定价 1.3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于 1974 年 8 月在美国出版。作者卡尔布兄弟二人均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社记者。马文·卡尔布是美国对外关系协会成员，曾随基辛格访问过中国、苏联和中东，并采访过 1972 年莫斯科美苏首脑会谈。伯纳德·卡尔布也曾为对外关系协会做过研究工作；曾驻远东、东南亚各地二十多年，1962 年前为《纽约时报》记者；1972 年随尼克松访华，次年又来中国。

据作者自称，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系基辛格本人的公开和私下谈话；此外，他们还广泛采访了美国和外国许多官员、学者和新闻记者。

这本书主要叙述尼克松当政期间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以来的外交活动，包括访华、访苏、越南停战谈判、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后直到 1974 年埃以军事脱离接触等情况，也简述了基辛格的身世和早年经历。此书对美国五年来进行的重大国际谈判和统治集团的内部决策过程，记述较详，材料不少，文笔也较生动。

书中对华盛顿景象有个素描：“首都已是深秋季节，

寒冬将临，万象肖森。春夏盛日的花景，至此凋瘵以尽。”这几句话对基辛格和美帝“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处境，是一幅逼真的写照。

这本书对了解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研究美国当前的外交动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作者的唯心史观和为美帝国主义辩护的立场，书中有不少反动观点和错误。作者对基辛格采用小骂大捧的写法，对我国则有一些歪曲甚至诬蔑的词句，译文只在少数地方作了删节，希读者注意批判。

中译本分上、下两册出版，正文旁的边码和索引中的页数均系原书页码，供检索用。

1975年1月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应聘前后	18
第三章	初生之犊	44
第四章	跻身官场	75
	东部权势集团	78
	受越南战争的洗礼	99
第五章	神妙机器	118
第六章	核会谈与“连环套”	152
第七章	越南问题上的坎坷道路	185
	“给我们六个月时间”	185
	向沉默的多数发出呼吁	216
	在柬埔寨搞武力政策	233
	巴黎和谈劳而无功	265
第八章	战争边缘	285
第九章	突破对华关系	332
	一个新中国通的出现	332
	飞越喜马拉雅山	364
第十章	“改变世界的一周”	408

第一章 引言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是一个怪杰——一个靠自己一手打出天下的怪杰。这位精力充沛的纵横捭阖的专家，今年刚五十一岁，在华盛顿才五年，却已从一个不甚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一跃而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也是最招物议的外交家。他是美国外交的标记，犹如乔治·华盛顿头像之为一元钞票的标记一样。这些年来，他成了传奇人物，给他加的头衔多极了，什么“全世界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美国政府的良知”，“官方辩护士”，“温情的鹰派”，“警觉的鸽派”，“斯特兰奇洛夫博士①”，“家喻户晓的人物”，“白宫西翼的花花公子”，“尼克松的梅特涅”，“尼克松的秘密使者”，“美国的教授总统”，“尼克松政府的杰姬·奥纳希斯②”，“诺

① 斯特兰奇洛夫博士 (Dr. Strangelove)，1964 年初美国影片《斯特兰奇洛夫博士》的主人公，是一个受美国雇佣的毫无人性的德国科学家。——译者

② 杰姬是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妻子，1968 年同希腊出生的富商奥纳希斯结婚，改称此名。她的婚姻曾招人物议，但她仍被列入“最受欢迎的妇女”之一。——译者

贝尔武士”，“中东旋风”，“无可奈何的窃听家”，“世务卿”——总之，名目繁多，这在唯独吹牛拍马不怕超过预算的华盛顿，自然就说得更神了。

基辛格在白宫下车伊始，就触犯了尼克松身边的那批老部下。他的口音不纯，他的才华过人，他的善于钻营，凡此种种都说明他是个异端分子，迟早非受排挤不可。可是结果呢？倒是他们——霍尔德曼之流，埃利希曼之流，那些陷于水门急流的人物——卷铺盖了，而他却反而青云直上。他从白宫西翼底层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一跃而登上国务院大楼的七层高阁，当了国务卿，跻身于杰斐逊①、韦伯斯特②、杜勒斯之列。这对他这样出身的人——纳粹德国的难民，犹太人——说来，真是一个前所未见的跃进。在这过程中，基辛格赢得了无上美名，因此临到1974年初，在尼克松的许多反对派眼里，他几乎成了唯一能站出来替那个被水门事件搞得狼狈不堪的总统撑腰的人了。当年，基辛格需要尼克松的援引而掌权；如今，尼克松需要基辛格的帮场而恋栈。他们之间的关系真是颠倒得有趣：尼克松手下的一介书生，竟成了护着总统不让人家拉下台的最后

① 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曾任国务卿。——译者

② 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1782—1852)，美国政治家，曾任国务卿。——译者

一座堡垒。

基辛格来到华盛顿，就国际形势说，时机正合适。他当时认为，美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变化不定的过渡时期。超级核大国也已开始感到自己的威力有限，有必要设法缓和紧张局势。对手的炸弹越来越厉害是个问题，此外还有其它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基辛格看到：各国内部，各国之间，都正在经历着显著的变化。

美国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世界警察了；由于长年令人沮丧的越南战争，美国早已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原先掌握的战略上的压倒优势已经丧失。苏中彼此交恶，现在甚于对美；一度为许多分析家视为正宗的事——共产党国家在苏联发号施令下团结无间——已经证明只是历史的谬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冲突，加上两国的国内问题，已经逼得苏联把它同西方直接对抗的政策软了下来，而中国也在重新检查其傲然孤立的政策了。欧洲和日本的发展已经超过恢复了经济实力的地步，它们现在已经能够在国际事务中起到较大的作用。有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同以色列打仗并不是他们唯一可供选择的政策。甚至那些新兴国家，在最初的民族主义高潮平息之后，现在看来也急于同世界各国进行有益的交往了。全世界似乎正昂然进入一个新关系的时期。

对基辛格来说，国际生活中的这些变化的事物，加在一起构成了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机。他认为抓紧时机是要害。他曾经写道：“机会耽误不得，往往一去不可复得。”他不但讲究要干什么，而且讲究什么时候干，这是他外交风格的一大特点。他飞去飞来，东奔西走，窥探机缘。他在和平的新希望和毁灭的老恐惧之间的一个虽然险恶却颇有可为的领域内活动，结果形成了某些政策，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政策有助于创建一个虽说仍不免充满武装、但毕竟有所缓和的世界。

对外政策是尼克松政府的高招，基辛格是为之四出奔走进行谈判的人。他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共饮香槟，使他们在冷战期间成长的一代美国人面前有了一点人情味。他试图同他们建立一种较有理性的、更为负责的、新的对话关系，把缓和——再搞一次缓和试试——作为美国外交的崇高目标，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对那凶险的核武器的生产和配置加以限制。他跑到北京，结束了二十年的敌对，重新同那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进行交往。他至少十几次秘密飞渡大西洋（公开的次数更多得多），为的是谈判一个结束越南战争的妥协方案。他一边同鹰派斗，一边同鸽派斗，直到1973年1月终于同河内达成了一项规定北越遣返美国战俘、美军撤离南越的协议。在中东，他为了结束这个地区的无穷战祸而

费尽心机，开创了一种进行谈判的新办法，所谓“穿梭外交”——来来去去飞行于耶路撒冷与阿斯旺、耶路撒冷与大马士革之间——结果至少做到了使阿以两军在战场上开始脱离接触。总之，他为使世界各国不分大小都照新章程办事而进行的非凡活动，成了国际戏剧的题材。1973年年底他因越南停火谈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之际，他的这些活动可说达到了顶峰。

可是，并不是他所接触过的一切东西都化为黄金。

在晨曦中冷静地看一下他经办的那些名噪一时的协议，有不止一项看来已经失去光采。他之醉心于保密和突袭，使美国的多少盟邦受到冷落。他在尼克松首届任期内的那种唯我独尊的外交风格，使国务院心灰意懒，使国会只有袖手旁观的份儿。就是他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件事，也有一些批评的人认为不成熟，是个大笑话，因为那时越南还在打仗呢。

另有一些议论，性质更为具体。

6

左翼方面，异口同声谴责他使美国在越南多打了四年，使美国国内的分裂延长了四年，这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辩解的。来自右翼的，是责备他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对苏联让步过大，只顾追求缓和而损害了美国的安全。至于他的朋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则对他在1971年“偏袒”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听任伊斯兰堡军队在东巴大肆屠杀孟加拉人，深感失望。

事情还不止于此。

人们也越来越疑心，他在窃听他手下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以及窃听新闻界人士的事件中，究竟陷到多深的程度。他之一再为他同“管子工”活动的关系作解释，一再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中搞军事侦察的说法往轻处开脱，不禁使好些人觉得他恐怕未必那么老实。他为自己在此中的作用所作的辩白，在保他的人听来是真话，在不满他的人听来却纯粹是胡诌。

基辛格得以当权，是1968年总统选举所造成的：尼克松胜利了，基辛格跟着出山。基辛格虽曾反对尼克松，但眼见白宫礼聘，感到难于推辞，正是机会难得啊。早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他就已一直在坎布里奇^①和华盛顿之间走动，在政权外围充当一名谋士，提出一些有关外交政策的意见。现在，这位新当选的总统要把他请到政权核心里来了。尼克松是要找一位外交政策专家，其人必须在如何使实力日蹙的美国能想法子搞出一个新的均势局面（即日后他所谓的“和平结构”）的问题上，看法同他一致。基辛格从抱怀疑态度的东部权势集团前来投奔尼克松，别人认为是背叛行为，但尼克松却因此越发相信他是选对了人了。

① 坎布里奇(Cambridge)是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

这两个人从不同的出发点走到一起来了：尼克松原是政治上的死硬派，加利福尼亚人，具有沙文主义的保守思想；基辛格原是学者，外国移民，面向国际的强硬派。但是他们在政策问题上和如何运用权力的问题上，却抱有大致相似的见解。尤其合适的是，基辛格可以为尼克松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外交行动提供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两人都以把意识形态撇在一边的新姿态出现，主张在全球实行讲求实效的政策，把实用主义置于道义原则之上。这两个人，好象深感偌大人间竟没有一块安全的地方似的，都酷爱保密，都不信任政府机构，都对外交工作采取一种唯我独尊的态度。对于世界，他们都喜欢事先不透露意向，而一家伙端出既成事实来。

说实话，这两个人的个性的确不同。但是既然谁都能看到这一点，双方也就很放心。基辛格待人热情，友好，反应灵敏；而尼克松的孤僻劲却是一目了然的。基辛格是个知味辨色的人，善于说明微妙的事情，必要时也有本领把连篇废话说得天花乱坠。尼克松则专门夸夸其谈，把话说绝。真的，人们有时可以看出，基辛格在听总统演说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尴尬神情。两人都是孤僻的人，身在顶峰而仍然常感心虚；但是一个爱在显贵人物的热闹场所自求摆脱，另一个则喜欢在传统的退息之所隐藏起来。

不错，他们俩可说是格格不入的一对。经过五年的

经常接触，他们彼此的关系还只是客客气气的，并不亲密——虽然，时至今日，基辛格已经不必惦记如何向尼克松表忠心，也不必担心总统的亲信暗中拆他的台了。基辛格同尼克松的关系几乎可以说都是公事往来，不是社交性的。总统偶尔也请这位外交顾问到白宫来吃便饭，但是如果说是总统的贴身人，那么基辛格的地位实在大不如查尔斯·“贝贝”·雷博佐^①。尼克松—基辛格关系的特色是守礼，这种基调是总统订下来的。但是两人脾气虽然如此不同，这位由尼克松在1973年8月任命为国务卿的人，却全心全意支持他上司的对外政策。基辛格有一回说：“你可以相信，如果在一个重大政策问题上我不能加以支持，我就会辞职的。”

就基辛格而言，发给他固定薪金，而不是计时付款，真是政府的一大节约，因为此公算得是全华盛顿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他起身很早（如果他能一觉睡足六小时而不被叫醒，也就说明世界有福，居然一夜平安），匆匆走出他那座俯瞰石涧公园的六间一套的市内住宅，往往一手夹着送出去洗的衣服，一手拎着公事皮包。他在初进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时候，还自己驾驶一辆白色的“本茨”车，在车流高峰时刻开两哩路，到白宫上

^① 雷博佐 (Charles Rebozo 1912—)，美国佛罗里达州房地产经纪人，比斯坎岛银行董事长，尼克松的密友。——译者

班。但是，由于事情忙以及保卫工作上的考虑，过了一阵便不得不改乘由司机驾驶的高级轿车了。他一般是在办公室吃早点。至于谈到室内陈设，人们认为他家里是美国中西部小客栈的派头，而办公室则接近于早期美国式和现代政府机关式的杂拌儿。1970年以来，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就在地平面上，从椭圆形办公室外顺着通道走过去的那一间。室内一列法国式的落地长窗，他往往挨着一扇窗户，一脚踏着窗槛打电话。看到几码外有记者过路到白宫新闻发布室去的，他就向他们挥手打招呼。

他的办公室墙上，书架上，桌子上，有各式各样的画儿、古董和周游列国弄来的纪念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画是挂在长沙发后的那一幅：整个画面色彩清淡，紫色薄雾从画面中心略带红色的圆圈中冉冉而出。基辛格觉得看了这幅画使人舒畅。这幅画是从坎布里奇一个朋友那里借来挂的，出自纽约画派的一位抽象彩色画家朱尔斯·奥利茨基之手。这个朋友在美国深深陷入越南战争的时候这样说过：“可别告诉奥利茨基这幅画现在在哪里啊。他是反对越南战争的。他要是知道这幅画现在挂在白宫基辛格屋子里，会不愿意的。”室内另外一些画是他去莫斯科和北京得来的礼品。勃列日涅夫送了他一帧大幅静物画，画的是一束鲜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康戈洛夫斯基 1952 年的作品。中国人给他的是

复制的徐悲鸿奔马立轴，此人在 1953 年去世前已经颇有国际声望。架上全是书，包括一些他自己写的。书桌背后的立几上有一张总统的相框，相片上写着：“赠给亨利·基辛格：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书桌上是直通总统的专线电话。

他一当上国务卿，就又在雾谷^①那座特大的政府大楼的七层楼上从前任手里接下了一整套宽敞得多的办公房间。说起这个雾谷大楼，有一个时期他是最不愿意同它打交道的。现在他很快就把这里的主要会客室重新布置了一下，换成当代装饰风格，挂上了用脚灯照明的罗思科^②和普赛特—达尔^③的抽象派画幅，而把他的前任威廉·罗杰斯时代挂的美国历史人物像请走了一些。从他的办公室凭窗远眺，那华盛顿纪念碑，那林肯纪念馆，都历历在目。遇到晴天，还可以看见波托马克河对岸的李氏大厦。现在他在这里呆着的时间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长了，这不但是因为当了国务卿有这个需要，恐怕也是因为他现在想同那位倒运的白宫头头保持

① 雾谷(Foggy Bottom)，美国华盛顿地名，国务院所在地。——译者

② 罗思科(Mark Rothko, 1903—)，美国抽象派画家，是俄国移民。——译者

③ 普赛特—达尔(Richard Pousette-Dart, 1916—)，美国抽象派画家，1966 年曾获得“全国艺术委员会奖”。——译者

一定的距离吧。

每到傍晚，他的秘书就来提醒他，这个工作日的后半段还有些什么安排。可能是马萨诸塞大街上哪家大使馆有个招待会或是乔治敦^①有一次酒会，或是肯尼迪中心^②上演一出新戏，有时三者俱有。任何场合，只要他一露面，就算是成功；多数女主人情愿基辛格光临那怕二十来分钟，也不希罕内阁的所有其他部长和国会议员全体都来这里呆一整晚。他按情况不同，或则以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纵论天下大事，或则以风流才子姿态出现，从他的万宝囊中挑几句有趣的话儿说说，博人一笑。聚会一散，基辛格又要开始工作了。他往往向女主人轻快地打个招呼，就匆匆钻进汽车坐下，拿起由冒着夜寒等在外边的助手递给他的一叠文件看了起来。

他尽管每天工作时间那么长，气色看来却比往日哪个时候都好。到华盛顿以后，他头发留长了，腰围也粗了些。他的轮廓，在每次国外旅行之后，似乎都有点变化。1973年11月，当他从出访中东、中国等十国旅行二万五千哩归来时，真好象是被周恩来用三丝鱼翅和竹

① 乔治敦 (Georgetown)，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级住宅区。——译者

② 肯尼迪中心 (Kennedy Centre)，全名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是美国官方为前总统肯尼迪建立的纪念馆，设于华盛顿。该馆是一个建筑群，包括歌剧院、音乐堂、戏院及其他设施，于1971年9月开放。——译者